●念念不忘

遥寄白桦林

□卓娅

总有一片林涛在子夜，叩击我梦的窗棂，那些银白色的树干在暗夜里拔节生长，高耸的姿态刺破混沌的苍穹。我仿佛听见无数根须的低语，听见每片叶子的叹息。此时，北纬46度的月光正照进我的梦境。

选择到黑龙江插队，缘于年少时读的《林海雪原》，书中的英雄驰骋林海、叱咤雪原、战功卓绝，还有浪漫委婉的爱情故事，让一颗年轻的心跟着情节跳跃翻腾，跌宕起伏。向往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，绽放不一样的芳华。

“泰来”这个不起眼的地名，被老学究式的父亲喜欢，他戴着老花镜从厚厚的辞海里抬起头，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：“这是个好地方！否极泰来！逆转，逆转啊！”于是我满怀憧憬，背起青春的行囊，来到黑龙江省泰来县吉家屯。

知青点坐落在村庄的最北面，屋前是一片小树林，树刚超过我们身高十来公分，细胳膊细腿的，白色的树皮，笔直的干，向上的枝，枝杈稀疏，刚冒出一些嫩芽，一副青涩的模样。这让我想起茅盾的《白杨礼赞》。这里没有我想象中神秘奇特的深山老林，更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。只有一眼能望穿的苍茫大地，直白得无滋无味。

当我知道这是白桦树，而非白杨树时，已经是半个月以后了。树干又往上蹿了几公分，绿芽也渐渐长成了带锯齿的菱形叶子。阳光透过缝隙，在地上呈现出魔幻般的几何图形。风吹过，枝条摩挲，叶片起舞，夹杂着密密匝匝的絮语，传递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夜晚，寂静的月光在林间洒下一片银辉，树影斜躺在地上，有很多暗物质在林间流动，被每一棵树反复嚼咬。

白桦林原来是为村庄挡住强劲的北风和寒流，现在知青点又建在白桦林北边，筑墙围地，建猪圈，堆柴火。每天清晨，开门推窗第一眼就是白桦林。阳光先掠过白桦林，再照见我们，将我们青春的影子投射到荒凉的原野上，涂抹一层新鲜的色彩。白桦林见证了我们的成长，收藏了我们的欢笑和痛苦。

白桦林很有灵性。我们笑，林中就有笑的回声，一声接一声，越传越远，最后消失在旷野中。我们哭，林中就发出呜咽声，一声低于一声，慢慢沉入泥土里。我们大声喧哗，白桦林也叽叽喳喳地应和着我们。我们歌唱，白桦林发出高一阵低一阵的“沙——沙——沙——”声，为我们伴奏。每天傍晚，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，从农田里回来，靠着白桦树歇一歇，精气神又渐渐回到了体内。谁想家了、苦闷了，便徜徉在白桦林中，它们会接纳我们所有的情绪，安抚我们。

在这枯寂又漫长的日子里，收到家信是我唯一的精神慰藉。看到爸爸工整的楷体字，妈妈龙飞凤舞的草体字，暖暖的关切和深深的思念之情，顿时涌满胸怀。抑制不住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当我揣着信跑进白桦林，那些原先还喧闹着、嘈杂着的树，瞬间就安静下来，唯恐惊扰我的心思。树叶把我的哭泣轻轻收拢，将我的忧伤隐入尘土。夕阳穿过林间，漏下的光斑，一如妈妈为我编织的毛衣上的经纬线。暮色慢慢将我裹住。半遮半掩的上弦月，被伸展的树梢挑起，清凉凉的月色探进林中。妈妈说过：“想家的时候，望望月亮。”我守望着月亮，白桦林守护着我，我的心渐渐融化于天地之间。

初到农村，少男少女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同吃一锅饭，同进同出同一块天地干活，却深受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影响，保持着矜持，保持着距离。谁的眼神越界，即刻遭到白眼的回敬。为了集体的事情，不得不进行磋商时，就由双方负责人出面，站在宿舍中间的厨房间讨论。他们故意提高声调，摆出公事公办的姿态，两边门后就竖起数只耳朵，还夹着压低的嬉笑声。苦涩涩的日子，终究压抑不住蹦跳的青春。僵持了几个月，有人首先敲响女生宿舍的门，借着不容置疑的理由，打破了僵局。乏味忙碌的生活离梦想很远，离爱情很近。白桦林里有了相约的影子，呢喃的情话，还有失落的情歌。

当又一个春天来临，有一双深情的眼睛跟随着我。有天早出工的时候，他磨磨蹭蹭拖在最后，悄悄递给我一包东西。打开层层包裹着的报纸，里面是我最喜欢的一本《简·爱》和一瓶奶油巧克力，还夹着一张字条：“今晚7点桦树林见。”我的心怦怦直跳。心不在焉地熬到夜色降临。满天星星缀在白桦树的枝头上，如萤火虫般一闪一闪，林子里的小虫窸窸窣窣地聒噪着，吞噬泥土中的潮气，林中流淌着柔柔的气息。他的眼睛被星光点亮，照进我的心里。他热情奔放的言语，敲打着我寂寞而迷惘的心。慌乱的风将有些话止于唇齿，掩于眼神。他掏出随身带的一把小刀，对我说：“身后这棵树是我们的见证，我俩各取姓名中一字刻在树上。”我拿起小刀在我的身高处刻了一个“王”字，他在“王”字上方刻了一个“国”字，从上往下念“国王”，从下往上念“王国”，两人会意地笑了。从此，在这个甜蜜的“王国”里有欢喜、有眼泪、有浪漫、有迷惑。白桦林成为我情感深处最温柔的角落。

白桦树经历了春夏的风吹日晒，噌噌地往上蹿，已经超过知青点的屋顶，越来越接近天空。一到秋季，树干越发青白挺拔，树叶呈现出琥珀色的黄，夕阳斜照，满树林金光灿灿，随风飘落时，如一只只金色神鸟，翩然起舞。秋天，有一种更神秘的气息在林中流动。我挨近树根旁的一棵小草，接住飘落的一片叶子，似乎已闻到了那股气息，已触摸到了草木最后的秋梦，那是生命链接大自然的脉络。秋天的大地，青青的苞米、红红的高粱、黄黄的谷子迎风高扬，我们尝到了收获劳动成果的喜悦。人生在跌跌撞撞中成熟起来。

●诗歌

时间顺序

□毛振虞

壹

一群黄昏站在这里
把脸贴在我的玻璃窗上
庭院中央，天空
正侧身挤过一条时间的缝隙

贰

风落。地上潮湿
一盏路灯站在街边垂钓
整个夜晚坐在它身边
影子和影子在相互亲吻，一声不吭
如果从这个夜晚中抽出所有的光
它们就会像鸟儿一样飞翔

叁

我紧握在手里的身体
已穿过这片深秋的麦田
麦浪很轻，这个下午很远
我静静站着，像一阵追赶自己的
微风，充满了疑惑

肆

枯坐，让一把椅子生根
让停在窗台的一只飞鸟爱上我
想象这是一个暖暖的深秋
落叶似阳光铺在地上
然后你知道，当黑夜来时
它一定会留下足迹，无处遁形

伍

影子被推到墙上时
整个秋天没有丝毫晃动
西风立在远处，手心火焰已熄
我说，我们应该把手伸出窗外
折几枝阳光进来
当光阴合上的时候
修补我们残存的身体

●观物之生

茭　白

□陶蔚

“秋风吹折碧，削玉茹芳根。应傍鹅池发，中怀洒墨痕。”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老师——“屏山先生”刘子翚的一首咏物诗。光看字面的“鹅池”和“洒墨痕”，一定以为与王羲之及书法相关，其实所咏之物是“茭笋”，也就是江南“水八仙”之一的茭白。“洒墨痕”三字，概括了茭白从粮食作物到水生蔬菜的千年演化史。

茭白古称菰，是水稻的近属，生长于浅水沼泽中，叶子形如芦苇，开淡色小花，秋季结出细长褐色的种子，就是古代列为六谷“稻、黍、稷、粱、麦、苽”之一的菰米。汉魏到唐代诗歌中经常出现的雕胡饭，就是用菰米蒸煮而成。雕胡饭的特点“既香而滑”，从豪门到民间，都是招待上宾的佳品，为此赞不绝口的有张衡、曹植、左思、沈约、陶弘景、虞世南、王维、李白……

宋代开始，诗词中菰米、雕胡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，明清以后几乎绝迹。一则菰米产量太低，逐渐被水稻取代。二则菰的植株被菰黑粉菌感染，不再产菰米。因病菌刺激花茎形成的肥嫩肉质茎，尝起来鲜美甘甜，被称为茭笋、茭白，在江南广泛种植。刘子翚诗中的“鹅池”，形容茭白的生长环境，“洒墨痕”则是菰黑粉菌孢子在茭白根茎中留下的痕迹。

常熟境内河道纵横，水田洼地众多，特别适合茭白生长，东郊的古里镇，就因盛产茭白而得名。据南宋刊刻的《琴川志》记载，那一带地势低洼，沼泽间多生菰草（即茭白），所以称为菰里村。现在与菰里谐音的古里，是清朝道光年间，知县张组绶书“古里仁风”匾额后所改。由此可知，常熟种植茭白的时间，最少已近千年。

数十年前，虞山镇东郊被琴南公社环绕，从北到南依次为五星、花园、绿源、青州、青莲、红光大队，队队皆有水田，以种植茭白为主，还有莲藕与水芹。其中花园大队与老城区，仅一条护城河之隔，从菱塘沿北岸到大东门鸭潭头一带，密布着大片茭白田。

有个要好的小学同学是花园大队人，我放了学经常去他家玩。记得有一次他好公给我吃刚采上来的新鲜茭白，个头比平时见到的大很多，一口咬下去真的是清爽鲜嫩。见我连吃两只，老人家很开心，说他种茭白比别人勤力，除了平时多浇肥水，处理茭白的老叶枯叶，也不像别人割下一扔了之，而是要挑天气连续晴好叶子晒得干透后，以火焚烧，就像炙茅柴的草木灰肥田一样，茭白叶子烧成的灰，就是茭白极好的肥料。

当年老宅附近，还有一块属于花园大队的水田，步行过去只要十来分钟，穿过河东街西侧大仓桥，沿通江桥下塘往北走，经过六弦河、七弦河，就能见到碧波荡漾、茭叶轻摇的田园风光。水田的范围北到环城马路菱塘沿，西至老省中围墙外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菱塘南村，这片老城区难得一见的城中田，方才成为历史。

茭白生吃，最见本色。明末清初的张岱，深谙个中妙处：“其嫩如玉，其香如兰，入口甘芳，天下无比。”以之入馔，宜荤宜素，可以调和百味，凉拌清炒，焖炖红烧无所不宜。

汪曾祺晚年与友人聊天，说起故乡高邮湖的茭白，抿了一口茶，咂着嘴说：“若论鲜美，都比不上昂嗤鱼烧茭白。”后来很多介绍他的文章，都说这是他的独家私房菜，其实不然，儒家“三礼”之一的《周礼》中，两者已在宫廷宴席上出现：“凡会膳食之宜，牛宜稌，羊宜黍，豕宜稷，犬宜粱，雁宜麦，鱼宜苽”。

这个“宜”字，体现了古人均衡食材营养与口味的智慧，比如羊肉甘而熟，黍苦而温，两者搭配食用，可以甘苦相成。而鱼宜苽，是同为产于水中之物而两相宜。以汪曾祺的博学多识，必定知晓鱼宜苽的缘由，这道昂嗤鱼烧茭白，可说是尊古法而自出新意了。

●侧耳倾听

文具总动员

□掬花笑

女儿九月份开学就是一名小学生了。作为一年级的新生，家长肯定得给孩子置办一些文具用品。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，当然得不负重托，把文具买好买齐了。现在我买东西大多数都是网购，选择又多价格还实惠，于是这次我也上某宝开始研究起小学生的文具商品来。

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现在小学生的文具用品已经进化到这么高阶了！比如书皮，哑光磨砂加厚的透明奶皮纸，当属最佳材质，既不会反光晃眼睛，还不容易起泡起皮。铅笔，要用优质石墨芯，升级挤压工艺，书写不容易断芯、清晰顺滑。六角形的笔身，不会在桌面乱滚，笔芯沾顶不外露，防止孩子咬笔，还有那种给小学生写字正姿用的凹槽洞洞笔，能有效预防抱笔勾腕。彩色铅笔是可擦的，做涂色题、画画时再也不怕出错了。专门给铅笔用的笔套，软硅胶的比塑料的好，无压痕，不伤笔，创新结构设计，能适用于各种笔型。削笔器电动手动的都有，三爪结构抓笔更牢固，削笔更稳定不易断，而且连笔尖的粗细都有多个档位可选择。形状可爱的六角橡皮，小尖角擦单字，小横边擦大面积，擦起来特别省劲，聚屑能力还超强……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惊叹不已。

除了功能先进，这些文具的颜值还特别高，色彩和造型一看就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连大人都看着喜欢，更别提小孩子了。这些都不是进口商品，而是实打实的国产潮牌，虽然品牌成立的时间还不长，但在网上的销量和口碑已足以和老牌子相媲美。比较再三，最后我选了一家来自杭州的文具品牌，下单了一堆文具，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，想看看究竟有没有销售图文里说得那么好。没两天东西就到了，打开一看，果然精美异常，用起来也十分上手。比如凹槽洞洞笔，与德国某家的经典洞洞铅笔相比，长条形的凹槽不仅握感更舒适，也不会因为削笔的进度影响洞洞的高低，使用起来更胜一筹，最关键的是价格还特别便宜，一支三块钱不到，只有进口文具的三分之一，性价比杠杠的。真的没必要再花冤枉钱去崇洋媚外，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具制造水平绝对“扛打”。

看着女儿欣喜的眼神，我不由回想起我读小学时用的文具来。那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苏州，物质生活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。那时候大部分的铅笔盒都是铁制的，只有塑料和软海绵能做出特别漂亮的图案，但是价格要贵不少。我用两个学期的双百分向爸妈换来了奖励一个这样的铅笔盒，那真是心尖乐开了花，每天上课时看着桌上美丽的笔盒，都觉得自己幸福得冒泡。可好景不长，这个笔盒后来被班上淘气的男生不小心压坏了，毕竟是塑料的嘛，哪有铁的结实。我伤心了很长时间，也不好意思再让爸妈买新的，家里并不宽裕，还是老老实实地用铁盒吧。那个年代的卷笔刀也不太好用，普通市面上卖的，削着削着笔头就折断在里面了，所以还是用铅笔刀削笔更省事些。我妈怕我用刀不小心伤到手，每次都是她帮我削笔，看着那一溜尖得能当刺刀的铅笔，深深感受到来自妈妈的爱意。

我读小学一二年级时的同桌，是个家庭情况有点特殊的小男孩。他的妈妈为了能去香港生活，和他爸爸离婚了，留父子俩在苏州相依为命。那还是个人人都想去海外的年代，他妈妈的选择也不是孤例，只是苦了我的同桌，也许是没有妈妈陪伴成长的缘故，他分外腼腆内向，说不了几句话就会脸红。在班里唯一的高光时刻，就是他妈妈回苏州来看他，给他带了在香港买的文具，当这些文具在班级中出现的时候，都会引起同学们的一阵轰动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可以像积木一样组装成一架小飞机的彩色橡皮，实在是太有趣了。作为关系还不错的同桌，他后来送给了我那架小飞机橡皮的一个“机翅”，我将其视若珍宝。

“妈妈，我把铅笔都削好了！”女儿的喊声打断了我的回忆，一看，果然她自己用新买的卷笔刀削好了所有上学要用的铅笔。三十年后的今天，我们的孩子在家门口，就能用上国产的这么高质便捷的文具，可见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、老百姓的生活质量都已经提高了太多。又何止文具，现在中国制造的家电、手机都称雄于世界。1921年，鲁迅先生在小说《故乡》里，描写了因战乱、灾荒而生活日益贫困艰难的下一代，他盼望“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，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”。一百年后的今天，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，我们真的做到了，先生若有知，当含笑九泉。

一叶知秋，小小的文具变迁是国力强盛的缩影，我不是小题大做，是由衷地感到自豪，为孩子们感到高兴。

●往事钩沉

老虎灶阿三

□盛永明

一早送老婆去体检，看时间还充裕，顺路回镇上吃碗面，寻找一下儿时的味道。进入老街，原来的影剧院已被拆除，藏在里边的老宅子一览无余，好像一下子走进小镇深处……面店就在老虎灶隔壁，吃客不多，我点了一碗小辰光最爱吃的大排面。现在捞面的是老板的儿子阿刚，他见到我大呼稀客。离开小镇二十多年了，确实有些年头没碰到他了。因为人流不多，他从厨房跑出来与我聊了几句，我问他隔壁老虎灶关掉了？

他哈哈大笑，说啥年代了还用老虎灶。这顿话把我说得好像是个外星人。吃完面，我在老街上转了一圈，街上一片寂寥，好像很少有人来打扰……原来面店、老虎灶和后厅的茶馆是最为热闹的地方，属于小镇的繁华地段，如今已成烟云。从东街隔河望着老虎灶，往日的情景似乎又浮现在我眼前……

那时镇上每家每户都离不开老虎灶，从早上洗脸到晚上洗澡，从上午泡茶到下午冲汤……好像没有老虎灶生活就会停止了脚步。我家住在北湾，几乎要穿越整条街去泡水，有时一天要跑几次。老虎灶阿三则从凌晨四点生火一直忙到晚上八点关门，几乎吃住在老虎灶，所以镇上没人不认识他。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老虎灶阿三，因为他眼睛有病，大家都叫他“白眼阿三”。每次走过老虎灶我总要侧脸看一眼，有时见阿三大汗淋漓正在给老虎灶添砻糠，有时看到他穿梭在茶馆里为客人续茶，有时看到他进出西场弄去后河挑水……阿三成天围着老虎灶转，身上好像有着使不完的劲。

有一天将近黄昏，母亲让我去泡水，那是我第一次去老虎灶泡水，也是第一次接近阿三。阿三脑门大，额头光，头发稀少，穿着一件破旧的衬衣，领子已磨烂了。我小心翼翼地将热水瓶放到水龙头下，阿三迅速地将热水瓶盖拔掉，而后打开水龙头，滚烫的水发出“呼呼”声灌入热水瓶……稍歇，两瓶热水灌满了，我递上水票。阿三温和地说两瓶收你一瓶的票，这么小就出来泡水真懂事，当心烫着了。我抬头又看了一眼阿三，他的眼珠很小，眼白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眼窝，但他的眼神充满着关爱。我走后，热了一天的阿三就在老虎灶前面的市河里洗了个澡，然后坐在店面的小石凳上一边喝酒一边听评弹，估计这是他一天中最空闲的时光。酒瓶就是酒杯，菜也简单，豆腐拌小葱、螺蛳炖酱，他吃得有滋有味，但不超过八点就去休息了，因为明天一早他就得起来，茶客们等着喝茶，居民们急着洗漱……

等我稍长一点，知道阿三是顶替父母回镇上的，在农村为了救一个掉在石灰潭里的女孩，他跳了下去，不仅全身烧伤，而且眼睛也烫坏了，落下了终身眼疾，左眼看东西一片白花花……最后进不了百货商店当营业员，只能到老虎灶烧水。那时有两个人，后来一个退休了他没再提出要人，一人负责老虎灶……时间长了，难免会与人发生矛盾，南街老祥根开了麻将馆，天天叫他女儿去泡水，常常是泡三次付两次，有时说欠一欠，有时干脆不付了。阿三觉得这样下去其他居民要是有样学样，那老虎灶迟早要关门。于是就跟老祥根女儿理论了一番，自觉理亏的老祥根女儿回去把事情告诉了父亲。第二天老祥根的儿子一早来泡水，当场给了水票，如此爽快让阿三很是意外。没想到七八点钟时，老祥根儿子拿着茶杯来找阿三，说阿三烧的是温吞水，泡不开茶叶，要阿三赔茶叶。这让阿三傻眼了，烧了半辈子老虎灶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，说现在水开了重新泡一下。但老祥根儿子不依不饶，一定要阿三赔，而且说自己家的茶叶都是明前茶，一斤要好几百块钱呢。有人见了说阿三不地道，老虎灶烧温吞水，难怪要来找他算账。老祥根儿子听了更来劲，说不赔他要砸了水龙头，阿三连忙护着水龙头……最后两人扭打起来，阿三毕竟年纪大了，被老祥根儿子打翻在地，还被他辱骂白眼阿三、光棍阿三。茶客们见此急忙出来相劝，了解真相后大家纷纷谴责老祥根一家的不是，一致要他家补足水票，事情才算平息。

之后，阿三起得更早，生怕水没烧开而给居民带来困扰。在那个年代，阿三源源不断地将开水供应给各家各户，当很多人家有的围在一起喝茶聊天，有的开心地洗着热水澡，有的温暖地捂着热水袋过冬时，阿三却孤独地守护着老虎灶，直到老虎灶解散……

太阳渐渐爬到东街石桥边的那几棵大树的树冠上，投下了一片巨大的树荫，我走在下面，感觉自己正提着热水瓶要去老虎灶泡水，而阿三好像正在等着我呢，给我拔去热水瓶盖头，关照我小心烫手，叮嘱我回去路上当心磕碰……阿三的心犹如开水一样滚烫，温暖着小镇的日日夜夜，可如今阿三在哪里已无人知晓。

此时老婆打来电话，说体检结束了可以去接她了。我转身离去，老虎灶和阿三永远停留在我的记忆中了。

言蓬山 第2544期